



自然的吟唱《乌兰牧骑的孩子》等。著有《原野上的原野》《乌兰牧骑奇遇》《星星上的盐》《大与歌手腾格尔、画家朝戈并称中国文艺界“草原三剑客”》。学创作骏马奖。

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CCTV年度中国好书、少数民族文  
鲍尔吉·原野，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

# 写向万物都是爱

——读鲍尔吉·原野《万物》系散文

文/周秀国

编者按：

最近，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唤起了人们对草原的无尽向往。草原的风、马、羊群、牧民，就像是一首永远都唱不完的歌。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也是一位把对草原的热爱融入文学创作的作家。席慕容说，他的文字里藏着一种文化上源远流长的观看的角度与生长的态度；张晓风说，他的“咏物散文”，就算放在康熙王朝所编的历代咏物诗选里也是毫无愧色；腾格尔说，读鲍尔吉·原野的散文，好像草原就在眼前。

## 1.

一个温暖的冬日午后，我陷在柔软的沙发里滑动手机，无人打扰。就这样，我翻到了《万物凝视》。看到开篇《蝴蝶给波斯菊写信》第二句话：“主人阿拉木斯的两只小山羊恋爱了”，就把我给看乐了，心想这小山羊也太调皮，主人养羊目的是出售赚钱的，你们怎么还恋爱上了。当然这是人的杂念，作为蝴蝶，它没有这个想法，它出于好奇、羡慕，当然还有点八卦。整封信，蝴蝶都在向波斯菊絮絮叨叨自己偷窥两只山羊恋爱的事，同时又吐槽了自己的一些事：说自己最懂恋爱，又说没有哪只蝴蝶爱上它；说胡蜂在追求它，又说胡蜂嗡嗡的只配和苍蝇恋爱去；把山羊恋爱的事告诉了啄木鸟，又说啄木鸟不解风情，诅咒啄木鸟没有爱情。最后蝴蝶奉承波斯菊是最懂浪漫的花，目的就是想让波斯菊告诉它两只山羊是不是在真正恋爱，为此还表露心迹：如果这里（万度苏草原）没有恋爱者，我选择离开，去有爱情的地方。至此，一只骄傲自负对爱情充满幻想又爱而不得只好偷看山羊恋爱的恋爱脑蝴蝶跃然纸上，令人忍俊不禁又心生怜爱。

读这封信的时候，我的心情是乐不可支的，愉悦极了，状态是激动兴奋的，很想到街上拉个人过来一起分享这份可爱和美好。确实，在我有限的阅读体验里，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蝴蝶写的信，没想到蝴蝶能用如此轻灵稚趣的文字袒露心声。这些文字源源不断地给予了我美妙享受，让我迫不及待想往下看《波斯菊的复信》，看《野蜜蜂给月牙的信》《月牙给野蜜蜂的回信》《土拨鼠给闪电写信》《闪电给土拨鼠的复信》……从那个冬日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已经从《十月》《当代》《天涯》《人民文学》《文艺报》《芙蓉》《广州文艺》收集了近40封这样以“万物”为开头标识的信，来来回回细读了好几遍。

对于我这样的业余读者来说，这些信是非常容易进入阅读状态的。它们不是靠离奇的故事、重重的悬念、惊险的情节、激烈的冲突来引诱读者欲罢不能的，也不靠晦涩高级的文字、朦胧深奥的隐喻、前卫潮流的“主义”来教导读者顶礼膜拜的，在我看来，除了那天有适合阅读的天时、地利、人和外，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幕后作者——鲍尔吉·原野先生——有颗宝贵的充满博爱、童真、赤诚的心。这颗心，能让你在阅读草原上那些鲜活生命柔情似水的情感和动人心弦的命运时，不断遇到惊奇和美好。因为博爱，所以草原之上的万物，无论是花栗鼠、灰兔、太平鸟、麦穗鱼等动物，绣线菊、白桦树、落叶松、朝鲜白头翁等植物，还是四胡、马头琴、椴木碗、拴马桩等造物，都得到了他的关爱和垂怜，“他把心匍匐在草原上”，倾听它们的喜怒哀乐、疑难困惑，并通过“信”的形式为它们代言，告诉它们，其实也是我们（万物），要互相“凝视”“相望”“交谈”“亲近”“歌唱”“相伴”“低语”。信与回信之间，是真诚满满的问候和关切，弥漫着爱的气息。我的心就这样在字里行间被这种万物间的爱给慢慢融化了。因为童真，所以他笔下的万物，都拥有儿童才能有的无忌、天真、好问、想象力丰富等特质，这让它们的语言闪烁着童趣、无邪的光芒。蓝窗帘可以直接说金牙“并不像大公鸡说的那么值钱”，门竟然问风“你会闭上眼睛，把头放在一块石头上入睡吗”，太平鸟告诉落叶松“我只吃过一个花椒果，吃过再吃一个，永远是一个”。我们都喜欢和孩子交谈，孩子的语言虽然简单稚嫩，但天然去雕饰，就像他们肥嘟嘟粉嫩嫩的小手，光洁可爱，最能激起你心里原始的爱意。这样的语言更有力量，直抵人心，让你爱心、柔情泛滥。也因为赤诚，所以他笔下万物之间所有的信都是直抒胸臆的，没有掩藏，没有矫揉造作。这需要一颗对草原爱得多么深沉的赤子之心才能做到啊，他熟知这里的一切，对它们饱含深情，却抑制自己甘愿躲在幕后，让万物走到前台发声。赤诚让一切变得真实、自然、可信，就像是你自己趴在草丛中、站在溪石上，聆听万物没有经过人类加工过的交谈和歌唱。如此，我们的心直接地就随着拴马桩因为拆迁可能被劈了烧火的命运而悲叹，为土拨鼠不被外地人屠杀而祈祷，同时也为麦穗鱼能自由感受水的温柔与爱意而舒心，为马头琴奏出的优美长调而激动。但是悲叹祈祷也好，舒心激动也好，最终在我们心里不断激起的是对草原万物咆哮般的爱，恨不得拥之入怀细细抚摸的爱。这种情感真挚而真实，产生的震撼直击灵魂，让你觉得，这就是草原万物发自内心的呐喊和欢呼。

## 2.

这是我读完这些信时的初体验，奇幻而迷人。那种浓烈的草原气息深深吸引着我，那种万物相互问候的美好深深感染了我。我想鲍尔吉·原野先生肯定是位软装高手和优秀的作曲家，能把看似杂乱的万物串联得如此富有诗情画意，能听懂万物的语言并把它们谱写成如此美妙的乐章。而这样的串联、谱写，看似漫不经心、波澜不惊，却能持续带给你不同的情感体验和对美的赞叹，最后在你脑中逐渐汇聚成一幅爱的巨像和一声爱的巨响。

除此之外，这些信中的比喻、想象，包括如前已述的语言，同样令人着迷。

信中的比喻，新奇、精妙、传神。这是伟大的作家才具备的才华，他们不允许“岁月如梭”这样泛着古董气息的比喻出现。在这里，马尾鬃像一只翅膀蓬松的雄鹰，太平鸟的羽冠看上去像一个西藏喇嘛，河水的波纹像漂过来许多弯曲的金线，羊群像一片翻滚的白石头，阳光的暖意晒在后背好像小蚂蚁在爬，牵牛花像一条被风吹开的裙子。这样的比喻在信中随处可见，宛如一颗颗亮丽的宝石。

令人佩服的是想象。这些信，其实都是想象的产物，但不可思议的是，所有的想象都是那么真实可见，好像事实就是如此，这是万物真实的情感和性格。要说一封信能做到如此并不神奇，可这是几十封信啊，得需要什么样的脑洞才能做到。每封信，从第一句问候语开始，想象就开始像脱缰的野马，汪洋恣肆，喷薄而出。这里我想暂且借用写作手法中的意识流这一概念，把这样的想象称为想象流，像奔腾的流水一样酣畅有力。但这种“流”，并不杂乱，而是紧紧围绕情感的表达展开，让想象具有飘逸灵动同时又情真意切的鲜明特征。

最喜欢的还是语言。尽管前面已有所论及，但我忍不住还想再着重论述一下。阅读信中文字的时候，我脑海中常常浮现出杨万里的诗。在我看来，他的诗，鲍尔吉·原野先生的信，虽然文体不一，在语言上却有高度相似的特点：奇趣，新奇有雅趣。试看《午热登多穆亭（五首其二）》：

矮屋炎天不可居，高亭爽气亦无尤。  
小风不被蝉餐却，合有些凉到老夫。

炎热的天气里，一个老头正与蝉争风。寥寥几字，神态、意境已跃然纸上。更绝的是，里面有“趣”在，是生活的情趣、士人的雅趣。评论家把诚斋先生诗的这种风格称为“诚斋体”，“诚斋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奇趣”。奇是平中见奇，能在日常所见中写出新意和神奇；而趣，是言似稚子语，憨态可掬，理有大智慧，发人深省，巨大反差中令人会心一笑，叹绝。

## 3.

鲍尔吉·原野先生在这些信中的语言，同样具有这种味道。这种味道，也可以借助《两小儿辩日》的故事来总体体会。无论是喜鹊与麦穗鱼，沙粒与云雀，烟荷包与黑缎子坎肩，银耳环与炕席……都似“两小儿”，而味道就藏在这些信的一来一回一问一答间。概括起来，其有“三奇三趣”。一奇是精准精炼，写麻雀就是麻雀的口吻，写云雀就是云雀的语气，写喜鹊就是喜鹊的口音，短短几句就能勾勒出万物鲜明特点；二奇是儿童化，好奇问句多、出其不意语句多，思维逻辑跳跃多，语言简单直接，大巧若拙；三奇是势能大，有时俏皮突兀，有时一本正经，有时自说自话，呆萌可爱，有时沉稳平静，羞涩内向。这种落差使语言充满了势能，富有节奏美感。精炼的语言，让万物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写出了一种活劲儿新鲜劲儿，此一趣；儿童化的语言，用一种近似无厘头的方式解构道貌岸然、故作高深的文风，令人耳目一新，拍案叫绝，此二趣；语言蓄起的巨大势能，能时刻冲破你的审美藩篱，体会到那种难以言表又深受撩拨的美感和情趣，此三趣。这种阅读体验很奇妙，相距800多年的文学作品，虽遥远却相通，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这些特点，使“万物”系散文与鲍尔吉·原野先生之前的散文相比，与目前主流的散文相比，都有较明显的区别。鲍尔吉·原野先生曾经在评价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散文集《与风景对话》时说：我们领略了东山魁夷所看到、所体察、所铭记的风景，除了事物的具象之外，文中还有一股说不清的潜流，勉强可以说成是淡淡的抑郁，暗藏的感恩与压低声音的喟叹，正是这股说不出来的潜流，感染着读者。这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更好领略“万物”系散文独特魅力的钥匙。他总想整点不一样的，不断突破自我，所以在新作“万物”系散文中，除了新奇的比喻、奔涌的想象流和奇趣的语言外，其实还有很多新鲜的地方值得我们关注。比如结构，有的围绕着“说不出来的潜流”这根主线，流露的情绪或高或低，就像交响乐，围绕着主旋律，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有的像蒲公英，在大大的“说不出来的潜流”这个絮球上，分布着许许多多轻盈的种子。比如视角，作者完全消失，让万物直接和读者见面，从而减少了情感传递的环节。比如细节，很少用概述、概念等含糊的词句蒙混，写树直接到野山植植、花椒树、接骨木树、榆树，写喜鹊的呼吸和飞翔直接到数据、到科普，让草原的气息和美、万物的习性和情感，细到末梢，“潜流”自显，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威力。这些突破说明，鲍尔吉·原野先生的“万物”系散文，已经到达了他想象中的散文高度：“他并非展示天地万物，只是坦露了自己的心”。这颗袒露的心，就是那股“说不出来的潜流”。他不仅用天才的想象构筑起了一个童话新世界，也用天赋的才华打开了一个散文新世界。

最后，我还是想用鲍尔吉·原野先生的话来表达我谈“万物”系散文的总体感受：它们让我懂得审美并在美里获得爱的力量。



## 大自然的歌手——读鲍尔吉·原野的《星星上的盐》

文/陈伟雄

“夜晚，天像玻璃碗一样空盈盈，大地的绚烂全被黑暗收藏，唯一收不走的是这些晶莹的虫鸣。它们让大地铺满了钻石，天亮时跟露水一起消失。”在初夏的晚风中，当我读着鲍尔吉·原野的著作《星星上的盐》，那灵性十足，诗意弥漫的文字，宛如天籁之音，让我陶醉在大自然美妙的歌声中。

《星星上的盐》是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创作的一部散文作品集。本书通过对自然的丰富描写和对生命哲学的深刻洞察，展现了作者对天地及一切自然之物的尊重和热爱。文字纯真、善良，像清泉流淌在字里行间，充满了美和善的特质。

鲍尔吉·原野被认为是一位充满爱的自然主义作家。他以心灵贴近自然万物，赋予万物以生命的动感，并给它们应有的平等和尊重，使他的散文绽放出富有美感而有灵性的花朵。

在《小虫》《蚂蚁们》等文章中，他把自己看作它们的伙伴朋友，与它们同喜同悲，并为它们遭受的自然与人类的伤害而愤愤不平。他在《小虫》一文中写道：“它跟菜叶是共生关系，相当于吃它妈的奶，你生什么气？一只小虫子能吃多少菜叶子？尽其一生，也吃不下一片菜帮子。它的生命那么短，吃着吃着就死了。听不到它哀叫、哀告，死在一个人们不知道的地方，也可能化为露水。”在《蚂蚁》一文中，他歌颂了蚂蚁勤劳坚韧的品质。它们如同辛勤耕作的农人一样，终日在泥土里忙碌，默默地忍受命运的安排。它们尽管渺小，但同样值得人类尊重。

鲍尔吉·原野善于从普通的植物身上观察和感悟人生，给人以哲理的生活启示。他笔下的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特点，充满着智慧的力量。如《白菜》一文，他把白菜这种寻常蔬菜写得妙趣横生。白菜看似普通，看似无味，最懂得中和之美。平淡才是真，白菜的味道其实就是做人的味道，朴实、自然、纯正。在《苦瓜》一中，他由苦瓜联想到人生之苦，认为苦才是世间正味。“苦瓜不删除自己基因里的苦味，此乃清高。它比大多数瓜果蔬菜都守静，不去谄媚人类，只过自己的生活。”

台湾商务印书馆考评鲍尔吉·原野的散文，称其“语言功力令人称奇，纵横开合、灵光四现。将细腻豪放，洗净优美冶于一炉，毫无困难且诗意斐然。”他用孩童般纯真的眼光打量着世界万物，想象丰富。比喻、拟人手法的运用，常常出人意料，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如在《春天序曲》一文中，他用拟人的手法，使春天被赋予了人的意志。春天是深邃的思想者，是睿智的哲学家。“春天并不是冬天到达夏天的过渡，而是变革。”春天简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冬天怎么防微杜渐，都没有办法颠覆春天的谋划。春天“让土地解冻三尺”。做的是“改革开放”的大事。春天不动声色，但勇往直前。

本书中，鲍尔吉·原野在歌颂大自然的的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人类残害动物行为的愤慨，对破坏环境的痛惜。文字里没有激烈的抨击，也没有犀利尖锐的批判。他把所有的情绪藏在幽默之中，读来依旧平和。“上帝当初造鱼的时候，不知人竟有钓鱼的恶习。知道这个，上帝肯定给鱼造两套呼吸系统，陆上水里各一套，而且把鱼盾造成甲壳质的，让人钓不上来。”

鲍尔吉·原野是大自然的歌手，读他的作品能让人得到心灵的放松。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不妨让自己慢下来，淋一场初春的雨，看一看黄昏的日落，或闻一闻干草的气息。冬去春来，盛开凋败，万物皆有灵。让我们在鲍尔吉·原野优美的文字中吸取爱的力量，在大自然中相遇美好。

